

A WAR LIKE NO OTHER

*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

独一无二的战争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
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

Victor Davis Hanson

[美]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 著

时殷弘 译

A WAR LIKE NO OTHER

*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

独一无二的战争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
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

Victor Davis Hanson

[美]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 著

时殷弘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美)汉森(Hanson, V.D.)著;时殷弘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A war like no other: 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

ISBN 978-7-208-11296-4

I. ①独… II. ①汉… ②时… III. ①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988 号

责任编辑 张笑天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独一无二的战争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

[美]维克托·戴维斯·汉森 著

时殷弘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5 插页 4 字数 401,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296-4/E·42

定价 58.00 元

序 言

公元前 404 年 4 月，斯巴达海军将领莱山得终于率领他的巨型舰队——被塞满约 3 万名兴高采烈的水兵的战舰集群——驶人在比雷埃夫斯的为人忌恨的雅典港口，以便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上一年 9 月，在小亚细亚岸外水域，雅典的帝国舰队一举毁于伊哥斯波塔米（“山羊河”）战役，于是曾经辉煌的雅典城现在全无招架之力。行将到来的甚至更糟。它很快就遭到包围，城池破碎，难民满目，饥馑横生，迫近揭竿而起。30 年以前，当一位气盛轻敌、决意挑战的伯里克利对他的民主城邦许诺胜利时，这么一个结局看来完全不可想象。然而那时，既未有 8 万雅典人死于瘟疫，也未有 500 艘战舰被击沉在西西里和爱琴海上。 XIII

斯巴达两王，阿基斯和波桑尼阿斯，已在城墙外扎营，统领成千上万坚韧顽强的伯罗奔尼撒步兵，而伯罗奔尼撒是科林斯地峡南面的大半岛，构成希腊南部。在大规模的城墙后面，雅典民众仍暂且安全，但城内数以万计的难民食粮净尽，本地出产的和外面输入的皆被断绝，只能听天由命。帝国海陆贡赋这往昔的生命线一去不返。为结束这愈益恶化的普遍饥荒，雅典最终认输，同意拆毁其一度威名远扬的舰队和防御工事所剩残余的绝大部分，并且大抵废弃自我吹嘘的民主制的残破遗存。于是，成千上万公民任凭斯巴达发落，仰仗其仁慈活命；或许有 10 万居民聚集在街道上，惊恐万分，害怕自己可能惨遭同样的命运——他们曾经给予整个爱琴海地区许多其他希腊人的结局。

从事征服的莱山得全不虚耗时间，从速实施投降规定，极其致命地摧毁大部分长墙，亦即两条防御工事线，那从雅典到它在比雷埃夫斯的港口延伸 4 英里，并且象征雅典民主城邦执意信奉海权和海洋帝国： XIV
“伯罗奔尼撒人伴着长笛乐女的乐声，兴高采烈地推倒长墙，心想这一天是希腊人自由的开端。”* 解放是斯巴达人曾许诺给希腊人的前景，

* 文内所有未经指明出处的引语皆引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在很久以前，当战争爆发时他们警告过雅典人——如修昔底德所说——“要给希腊人自主权”。现在，这些土头土脑的武士看来信守了承诺。于是，以伯里克利雅典的全然败北和彻底受辱，斯巴达的占领结束了27年有余的冲突。此事难以置信，究竟如何发生？¹

本书并不经过战略解释去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在战略上说明这场冲突的各不同战役。它更不是一项政治研究，没有探索导致斯巴达人对雅典作战的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英语历史著述涵盖了这些论题，著者为乔治·格罗特、乔治·格伦迪、B. W. 亨德森、唐纳德·卡根、约翰·拉赞比、安东·鲍威尔、杰弗里·德斯特·克罗伊克斯等人。因而，无需又一部传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相反，雅典人究竟怎样在陆上、城里、海上和希腊乡间旷野与斯巴达人作战？对在这可怕的战争中杀人和丧命的那些人来说，这场梦魇究竟如何？就此，有多少希腊人打仗？有多少人丧命？甚或，这一切究竟怎样进行？关于这些，一向极少著述。因此，在一番导向伯罗奔尼撒战争诸大事件的简短引言之后，我的目的是将约2400年前的这场三十载拼斗有血有肉地还原为某种很通人情、很有人性的事情，从而使这场战争能变得不止是一场争斗。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古怪的标签，谁想象到血腥的内争？相反，大多数人想象某种事情，类似于“希波战争”、“马其顿战争”或“达西亚战争”，全都是针对外族进行的激烈的古代冲突。然而，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间丧命的绝大多数是希腊人。金钱被耗费，城镇遭洗劫，农田遭蹂躏；这些灾难同样大多是希腊人的祸殃。这场古代内部冲突当今被称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为西方人在某些方面持雅典中心主义。人人都将雅典等同于希腊。还有，虽然现代人熟悉斯巴达，但他们几乎全未听说诸如科林斯、叙拉古或底比斯之类邦国，那是雅典的其他可怕敌人。它们对这三十载拼斗的认知截然不同，将它当作“雅典战争”，旨在摧毁这民主制城邦及其帝国。

XV 大多数后来的著作家，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采取了伯里克利的看法，即一场“针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其历史由于雅典人修昔底德的撰写而闻名。然而，关于战斗的实际性质，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真的只在公开冲突方面针对伯罗奔尼撒人，而是涉及希腊语世

界里的差不多每个人——连同它以外从色雷斯到波斯的许多人。这场争斗更像在北爱尔兰的似乎无有穷尽的杀戮，法国人和美国人在越南的难以解脱的挣扎，中东的无休无止的混乱，或者 20 世纪 90 年代的巴尔干危机，而不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较为常规的会战那样有着清晰分明的敌人、战区、战线和结果。

就我们的论题而言，或许“古希腊大内战”之类的用语将是个较好的名称。除去波斯包税人的最终介入，雅典和斯巴达及其各自的盟邦都说希腊语，崇拜同一些神，以同样的方式种田和打仗。虽然从未有过一个成功的泛希腊民族国家，但各城邦的希腊人仍觉得自己是个单一族裔。按照作战和死亡的人口百分比，他们的 27 年冲突是早先成文史上最恐怖的内战之一：常规会战、恐怖主义、革命、暗杀和大规模屠杀，全都在一种复杂得令人困惑的敌友变动组合中一举展开。

聚焦于冲突经验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式。他的史书远不是对战争中所有事件的逐年全面叙述，如他看似打算的那样；相反，修昔底德（约前 460—前 395 年）是我们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知识的主要来源，他提供了一幅幅典型快照，构成了他在人类杀戮经历方面的全部叙事的基础。

例如，他对围攻弹丸小城普拉提亚做了详述，这使它成为史书里所有围城战的一个样板，它们随后便有理由被几笔带过。以一种类似的方式，伯里克利的首次葬礼演说被全篇记述，那是概说雅典本质的一个林肯般机会。然而，别的约 20 篇雅典悼词从未被述及。就后来无处不在的内争而言，科西拉岛上的狂暴杀戮是其象征性标志；门丁尼亚战役的种种细节起了一个指南作用，助人了解先前在第力安和后来在西西里的步兵交战。从公元前 431 年至公元前 425 年，大规模撤离阿蒂卡共有五次，但仅有第一次被多少予以详述。

修昔底德提供了许多强烈的例解性场景，展现防御土墙上男男女女的殊死拼搏，持矛士兵的奋力戳刺，还有海上战舰的猛烈撞击。因此，他肯定不是冷冰冰的写实主义者和详尽无遗的细节编纂者，如有时被认为的那样，而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和故事讲说人，从不忘记他的历史的真正要素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因而，关于成千

上万希腊人怎样战斗和死亡的这番故事，大多取自他本人的史书，并且依照它的精神风貌。

尽管如此，由于以这么一种不同方式讲述这场战争，我就不那么有机会去保持编年史的连续性，甚或去反思战争背后较大的、不断演化的政治和战略思维。斯巴达人在战争第一年和最后一年砍倒橄榄树；雅典在前 431 年和前 405 年从事海上对陆袭击。一场围城战开启了战争，而雅典在斯巴达的封锁下脱身离去。或者如修昔底德所说，围城、种族清洗、大规模杀戮、会战、干旱、饥荒和瘟疫“伴随这场战争，全都同时落到人们头上”²。

本书各章大多不是按照年度事件去组织，而是按照冲突经验去编排：“火焰”（蹂躏农田），“疫病”（瘟疫），“恐怖”（政变和非常规战），“盔甲”（重装步兵战），“城墙”（围城战），“马匹”（西西里远征）和“战舰”（三列桨战舰作战）。这几章的主题还与一种松散的渐次进展的战争叙事相交织，同样伴有一项领会，即每章都凭借那取自全部 27 年冲突的例解。

没有任何别的争斗能像伯罗奔尼撒战争那般，为当今提供那样的军事教益。当然，它是一种巴尔干样式的大混乱，但也是一场涉及两大超级强国的大冲突，同时又是一场恐怖战争，在古希腊第三世界的肮脏暴烈的战争，将民主制强塞进有时大不情愿的国家的强迫性战争，连同在国外作战受挫导致的国内动乱和文化剧变。前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越南战争的抨击者，还有所谓反恐战争的当代反对者和支持者之流，都已一概回头寻找他们自己的修昔底德，并且求教于在那么久以前打了那场最可怕战争的人。

有时，我利用了我在农事和现今希腊风景方面的个人体验，同时还提供比较，即比之于其他时代包括我们当代的冲突。如此偏离经典学术规矩可能令专业历史学家烦恼，可是读者会赏识这些往往很不客气的提醒，提醒人往昔的男男女女毕竟不是那么有别于我们。战争全然是人的事情，有其超越时空的共性。有时，我们能够领悟遥远的往昔，靠的是再现以后的战争，在其中士兵往往面对同样的恐惧和刺激，军官则同样与战略、后勤和战术的恒久两难相抗争。

为避免混淆，凡广为人知的希腊人名和地名，每逢可能都一概使用其拉丁化写法。某些别的术语被直接从希腊文音译过来，如果这样的拼写较好地反映出这些词语大概如何发音，而且眼下被现代英语读者较广泛地得知。 XVI

涉及修昔底德的史书时，仅指明其篇次和节次；涉及其他古代史家（例如第奥多鲁斯、希罗多德和波利比阿）时，仅注明人名，倘若他们是仅仅一部带题著作的作者。出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译文由我自己翻译，虽然遇上难译的段落我还求教于别人的译作。尾注中列举的著作见于“所引著作”部分，作为进一步研习的一个指南，而且也是为了感谢取自他人的理念和思想，它们源于一个世纪以上的古典学研究。书末附有关于著名人物和术语的用语汇编，为的是便于查询令人困惑的一堆希腊名称和希腊惯用语。第一章末尾有个战争大事年表。第五章里关于第力安战役的某些叙述系从先前的一篇文章改编过来，那是我发表在《军事史季刊》的。

兰多姆出版社的罗伯特·鲁米斯，连同我的写作纪人格伦·哈特利和林恩·丘，强烈地支持我的提议，即对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搏斗做一番新的说明；他们也同样相信，现代读者仍会有兴趣了解悠远往昔的战争怎样被打赢或输掉。我为本书的起源感谢所有这三位——且再度感谢罗伯特·鲁米斯，他在手稿被提交后做了大量工作。我的妻子卡拉——她通读了全部手稿——和我们的女儿波利帮助制作了本书文本。卡拉还就爱奥尼亚战争中的损失编纂了一批非常可贵的统计数字。与我们的另两个孩子威廉和苏珊娜一起，她们以在我们的农庄上承担日常杂务襄助了我，使我能够写作本书。

一如既往，我的两位密友约翰·希思教授和布鲁斯·桑顿教授阅读了手稿，使我免却了若干错误。唐纳德·卡根关于古代战争及其现代世界影响的多部著作历来是一大灵感源泉。我还感谢巴里·斯特劳斯和保罗·卡特利奇，他们关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的著作依然是个基础，评估战后雅典的一切尝试都基于其上。霍诺拉·查普曼，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另一位古典学前同事，也阅读了手稿形式的初稿，并且提供了可贵想法。埃文·皮冯卡，圣克拉拉大学的一名古典学毕业生，帮助核对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引文。萨比纳·鲁宾逊，

普林斯顿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的一名古典学研究生，依据古代文本编纂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斗死亡数。辛西娅·奥利芬特在研究地图方面提供了协助。

XIII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我现在是那里的一名高级研究员——给予了一笔赠款，以资助撰稿。我感谢该所主任约翰·雷西安的长期帮助，并且特别感谢马丁和伊莉耶·安德森夫妇、菲尔德基金会和斯图亚特家族基金会的支持，使我有机会在该研究所工作。此外，希尔斯代尔学院院长拉里·阿尔恩和葛地给了我一个月的讲授任期；2004年9月，我作为年度同僚，在希尔斯代尔学院那个令人愉悦的环境中，写就了本书的最后一页。

维·戴·汉森

2004年9月25日

目录

序言 / i

第一章 恐惧

为何斯巴达与雅典打仗(前 480 年至前 431 年) / 1

第二章 火焰

对农地的战争(前 431 年至前 425 年) / 35

第三章 疫病

瘟疫在雅典的肆虐(前 430 年至前 426 年) / 66

第四章 恐怖

阴影中的战争(前 431 年至前 421 年) / 90

第五章 盔甲

重装步兵对阵激战(前 424 年至前 418 年) / 124

第六章 城墙

围城战(前 431 年至前 415 年) / 164

第七章 马匹

西西里之灾(前 415 年至前 413 年) / 202

第八章 战舰

海上战争(前 431 年至前 404 年) / 236

第九章 极点

在爱琴海的三列桨战舰拼搏(前 411 年至前 405 年) / 272

第十章 毁灭?

胜方与败方(前 404 年至前 403 年) / 290

附录一：术语和地名汇编 / 317

附录二：紧要人物 / 320

注释 / 323

被援引论著 / 379

索引 / 386

地图列表

斯巴达帝国与雅典帝国：伯罗奔尼撒联盟和斯巴达的其他盟友 / 20

斯巴达帝国与雅典帝国：雅典的属邦和盟友 / 28

入侵阿蒂卡 / 53

雅典及周边 / 71

伯罗奔尼撒海岸 / 97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斗和围城 / 182

雅典进攻叙拉古，前 414 年 / 217

最后的军事行动，前 415 年冬至前 414 年 / 223

爱琴海战 / 280

第一章

恐 惧

为何斯巴达与雅典打仗(前 480 年至前 431 年)

我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3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距今久远，已有 2 436 年。然而，雅典和斯巴达仍在我们的脑海中，将来也不会消逝。它们的经久性看似古怪。毕竟，古希腊的各交战方仅是城邦，在人口和规模上小于俄亥俄州的代顿或新泽西州的特伦顿。希腊主陆本身不大于亚拉巴马州，而且在古典时代与波斯之类的帝国接壤，后者囊括近 100 万平方英里，拥有或许 7 000 万臣民。与所有希腊城邦加起来的全部男性人口相比，仅拿破仑的军队到 1800 年就已拥有更多的兵员。在我们当代，几天里死于卢旺达或柬埔寨的人，多过在公元前 5 世纪丧命于 27 年内战的希腊人。

希腊人自己也不是特别能残杀的武士，至少根据后来的历史标准衡量。工业化时代以前的初级木器和铁器，而非火药和钢制品，是他们共有的毁伤性武器。甚至打那场战争的兵士本身，身高也非远超过 5.5 英尺，体重则非远重于 130 磅。他们往往是不起眼的中年人，在当今身材高大、体重 200 磅的美国大兵身边会显得纯属小孩似的。

然而，尽管古人那么稀少、矮小和遥远，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拼搏甚至在这新千年里看去也不显得那么古旧。例如，在 2001 年

9月11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美国人突然担忧他们的城市里会有战时的病患爆发。2001年10月和11月，5人死亡，此外还有约24人受感染，原因在于炭疽孢子，那显然由未知的恐怖分子蓄意引入。2003年春季，鉴于洲际飞行普遍廉价，发生于中国的一种神秘的传染性呼吸疾病有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危险。随后在华盛顿和北京出现的惊恐——时逢全球紧张——令人想起了古代的战时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6年那场在雅典扫灭了成千上万人的神秘的大灾。与此相似，大致在同时，西西里、弥罗斯和密卡利苏斯都在我们当代的媒体里被提起，正值世界再度见证巨型舰队开赴天涯海角，目睹依凭武力强加民主，并且读到众多学童被恐怖主义匪帮杀害的报道。

然而，甚至在“9·11事件”以前，伯罗奔尼撒战争也不只是古代史。题目有如下述的学术书籍周而复始地出现：《战争与民主：朝鲜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比较研究》，或《霸权竞争：从修昔底德到核时代》。在美国陆战学院，修昔底德史书一向是指定读物，历时许久。而且，一批国务家，诸如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克利夫兰和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要么讲授过希腊史，要么撰述过希腊史，其中对修昔底德战争史述的使用赫然耸现、夺目昭彰。更晚近时，被称为新保守派（“新保守分子”）的有争议的思想家们一度在美国战略思维方面甚有影响，而他们刻意常阅的读本同样是修昔底德史书。¹

关于这场特定的古代冲突，是什么导致它在我们当今的战争期间被人想起？为何这场冲突的据想的教训被既精明又笨拙地应用于20世纪我们自己的大多数争斗？苏联——或果真希特勒的德国？——据想有如寡头制的斯巴达，力图摧垮一个民主的、航海的美国。难道冷战不是毕竟类似地将世界分裂为两大武装联盟，各由超级大国统领，它们一度团结起来打击共同敌人，只是后来才反目为仇、两极对抗几十年？西西里远征是不是个先声，预示加利波利、越南或任何对外民主大征伐或帝国大征伐？或者，在叙拉古的灾难是否像修昔底德古怪地断定的那样，表明当国内民众不支持在国外的部队时会发生什么？修昔底德首先构造了依然萦绕我们的问题，因而我们自然返回他那看似无可怀疑的最初结论。

战争的悲哀

究竟为何这场战争——小小雅典与小小斯巴达之间相当朦胧的古代战争——依然那么栩栩如生，以种种方式被引用和滥用，那是别的古代冲突例如希波战争（前 490 年，前 480—前 479 年）和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前 334—前 323 年）未有的？许多引人的原因浮上心头。 5

首先，它是一场残忍的和异常经久的拼斗。薛西斯国王与其庞大的波斯军队被击溃而退出希腊，耗时约两年；亚历山大摧毁以后的波斯帝国，耗时只及斯巴达用以击败雅典的三分之一。持续 27 年，或曰古典希腊那传奇式的公元前 5 世纪的近乎三分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三十年战争或百年战争，是一场可怕地跨越数代人的大混乱。战争第一年出生的人往往在它结束以前已殒命沙场。

因而，这场大灾吞噬了纵贯几代人的整个整个家族。这场残杀令我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摇摇欲坠的英帝国，帝国和贵族的亡殁，不受质疑的爱国主义的终结，全都不可分离地与吞噬了英国精英的堑壕缠结在一起。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幸存下来的希腊人很少，不管其财富和家族联系如何。或如战后挽歌所云，雅典诸“望族”差不多全被扫灭。²

以高贵的阿克梅奥尼德家族最著名的一支为例。伯里克利，雅典的精神领导和政治领袖，仅第三个战季即公元前 429 年便在雅典死于瘟疫。他的一位也是六十开外的姐妹一年前已死于同样的传染病，连同他的儿子帕拉卢斯和桑西普斯。这两个年轻人都不满 30 岁。

后来，一名年轻得多的私生子小伯里克利被选举为雅典将军。阿吉纽塞海战大胜部分地归功于他，在他父亲死后约 23 年。然而，在紧随这海战之后一番可耻的寻找替罪羊的狂乱之中，小伯里克利随后被一个雅典陪审团处死。还有，伯里克利的一位侄子，32 岁的富有才华勃勃向上的希波克拉底，在第力安战役（前 424 年）前线阵亡。前后三十年，瘟疫、政治阴谋、普遍狂野和敌方长矛多少扫灭了雅典最强有力者的全家。

这场战争还始于希腊伟大“黄金时代”(前 479 年至前 404 年)的鼎盛时期。可是,相伴的灾难永久结束了以击败波斯人(前 479 年)肇始的此等伟大希望。直到今天,雅典的投降(前 404 年)和公元前 5 世纪“黄金时代”的终结仍是象征性地彼此关联的事件。它们还与同时期审判和处死苏格拉底(前 399 年)约莫相联,而苏格拉底是此世界的最后且最著名的牺牲品:曾经精彩奇妙,随后却在几十年里似乎坠入疯狂。包括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内的同时代人,相信随伯罗奔尼撒战争结
6 束,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为标志的阿蒂卡悲剧丧失了它的辉煌。

的确,这场战争的表演者和观剧者乃是希腊文明巨子——亚西比得、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得斯、伯里克利、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修昔底德等人,其中许多正是因为参战而兴旺发达、身败名裂或命归黄泉。最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例如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柏拉图的《会饮篇》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要么是谈论这场战争的种种问题,要么将这冲突用作戏剧性背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压抑的可能性,即战争而非和平促进了希腊创造性天才的最大爆发,在一种萎靡的溃塌以前的狂野迸发。大多数希腊人经雅典的双眼去看这血腥的争斗,其著作家享有对报道、赞颂和谴责这场战争的近乎垄断权,惊诧文化复兴的全部理想竟在短短三十年里灰飞烟灭。因而,在科林斯地峡北面,战争很快就被普遍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针对居住在希腊半岛南部的那些可怕超人的冲突,而不像土头土脑的伯罗奔尼撒人见的那样是一场“雅典战争”,在其中斯巴达人领导一场针对帝国主义者的拼搏。

伯罗奔尼撒战争令两个希腊国家彼此厮杀,它们在差不多每个方面都截然相反。雅典有 300 艘战舰、30 万以上居民人口、一个工事筑防港口、一大片广袤的乡村、约 200 个缴付贡金的境外属国和充裕的铸币。斯巴达被陆地包围。往南约 160 英里,它依靠一支仅 1 万名步兵的军队——其中不足一半是正式公民——去对 25 万多名下等人和农奴实施统治,并且对邻近各邦行使一种霸权,同时毫无海权传统或世界主义文化传统。

无论对错,这场战争被设定为两国各自相反的价值观念的最终裁决

者。哪个将证明是更具生命力的意识形态：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还是粗鲁顽固、狭窄偏颇的保守主义？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是从它的开明宽宏中收获军事好处，还是屈从于一种恣肆放纵，那在一个严格管制的、军国主义的寡头制国家全非所知。还有，这是一场双方要么无法、要么不会在常规的会战中彼此面对的不对称战争，在这战争中究竟哪个最能应变？是“大鲸”雅典帝国的战舰，还是“大象”斯巴达的笨重陆军？

修 昔 底 德

接着，还有修昔底德本人的问题。希腊的这位杰出史家不只是一部现存的、关于斯巴达和雅典的伟大军事史书的撰书人——分析性的和全面系统的写作者，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试图赋予往往朦胧不清的战争事件以一种超越他那个时代的价值。用他本人自夸的话说，他的史述将证明“垂诸永远”，比实际的战争本身更重要。³

恰恰因为修昔底德的漫长史述的这说教性质——依据一个信念即人性跨越时空绝不改变、因而可以预见来作预言——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被设想为一番教训，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战争中任何人可以碰到的事情。一个中心主题乃权势的使用和滥用，连同它如何潜伏在人们言言的理想主义和据称的意识形态后面。人们说的话，外交家做的演讲，国家投身于战争的理由：“借以言辞”(*logos*)的这一切很可能是掩饰而非阐明他们将“借以行动”(*ergon*)去做的。修昔底德教导我们心持怀疑，期望我们在当代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时去看国家私利，而非公开表述的怨愤。

然而，修昔底德仍不是一位抽象的理论家，而是他写的那场战争中的主要行为者之一。他几乎死于瘟疫，并且与成千成万寻求避难所的其他雅典人一起入城围闭，以图躲开入侵的伯罗奔尼撒人。他作为雅典的一位将军，在就北部盟邦城市安菲玻里的争夺中，与机警的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作战时败北。为此挫败，他在自己过了35岁的年纪上，遭远在国内的愤怒的人民不公平地流放(前423年)，其领导人后来在他

自己的史书里显赫昭彰。有如恺撒和拿破仑的战记，修昔底德的著述与他作为实干家的往昔生活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而且他有时同样以第三人称提到自己，作为他笔下的一个人物。

作为对这不义的驱逐的回应，这位史家在战争的约 20 年时间里，始终作为某种嵌入其境的报道者周游希腊世界。修昔底德同样渴望倾听故事的另一方即伯罗奔尼撒和维奥蒂亚的老兵，他随后公允的论说极吸引人。这部史书还充满许多异乎寻常的例子，例解足智多谋的希腊人怎样将自己非凡的精力和才能转用于相互残杀，从制作一种烧死落入圈套的士兵的火炮，到从舰船上将成千被俘的桨手抛入海中。

然而，尽管他有亲身实地勘察和第一手生动细节，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修昔底德史书依然可能难读：难懂的词汇、听来古怪的人名地名、往往冗长乏味的人侵盘点和征伐罗列——还有漫长的、有时被扭曲的演讲，它们那奇特的语法和句法甚至对他的同代读者来说也近于无法读懂。虽然后来有一种做法成了时髦，即示意修昔底德是我们的首位

8 “后现代”史家，他的被先验地构想出来的理论要求他发明“事实”，以利建构“客观性”，然而他的思想太复杂，不是这么一种简单的虚构可以说明的。

相反，令现代读者印象更深的是修昔底德力求客观，是这位史家如何竭尽全力去采访战斗者、查阅成文条约和观看石刻记录。修昔底德是这么一位观察家：他在各个不同时间表达了对民主帝国主义者伯里克利赞颂；然而，他也显然喜爱斯巴达的煽动叛乱者伯拉西达（后者更辉煌的仕途经历结束了他自己的仕途）。他雄辩有加，对公元前 411 年的雅典右翼政变与其行为古怪的魁首安替芬大加褒绘——即使他赞誉民主制的战时复原力。而且，虽然是一位水兵统领，但修昔底德仍然更倾心于步兵。他的史书是一部文学和哲学经典，因而我们所知的这场战争不同于后来更大更血腥的冲突。⁴

雅典有如美利坚

古雅典是面透镜，人们现在往往透过它去观看当代美利坚，既作为